

王延才·著

王破晓
Wang
Pa lom



作家出版社

王延才·著



王破晓

Wang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破烂 / 王延才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063-6349-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1199号

王 破 烂

作 者: 王延才

责任编辑: 懿 翎

装帧设计: 牡丹平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ajia@zuoajia.net.cn

<http://www.haozuoa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583 千

印张: 26.25

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349-5

定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1
1. 女儿生日这天 2. “我什么都能干” 3. 小杜是引路人 4. 拜把子 5. 路遇老张头 6. 美丽的谎言	
第二章	35
7. 告别家城 8. 大香 9. 高老六和乔冬梅 10. 邻居女人 11. “没有当王八的心收不了破烂” 12. “大侠”现形 13. 天灾人祸 14. “我想给这个县委书记写封信”	
第三章	63
15. 和气生财 16. 两头整 17. 挂红 18. 不能得罪 19. 她叫金大疯子 20. 本钱是个大问题	
第四章	81
21. 砸玻璃事件 22. 恼羞成怒 23. 第一次发货 24. 大虎上班 25. 修路风波 26. 警告 27. 卖货没钱 28. 祸不单行	
第五章	111
29. 学费危机 30. 抬价 31. 难以为继 32. 杨瘸子走了 33. 贷款 34. 干爹	
第六章	139
35. 风雪严寒何所惧 36. 瓶子赔惨了 37. 离婚 38. “人格也不能顶钱花”	
第七章	161
39. “我不走” 40. 演戏 41. 红灯笼 42. 除夕夜 43. “我告” 44. 张大虎做饭 45. 难得一见 46. 近水楼台没得月	

第八章	187
47. 张丫 48. “告也白告” 49. 参加婚礼 50. 别有用心 51. 嫉妒 52. 雪中送炭 53. 人生百态 54. 天作之合	
第九章	213
55. 迷茫 56. 孩子 57. 急需还钱 58. “他有精神病吧” 59. 惜别 60. 山雨欲来 61. 孙雪英考试胜出 62. 摊牌	
第十章	237
63. 阴盛阳衰 64. “我一分钱不挣你的” 65. 不能白看 66. 火烧旺运 67. 人走茶凉 68. 要命的电话 69. 瞒天过海	
第十一章	261
70. 女儿在兴隆 71. 肆无忌惮 72. 化险为夷 73. 善恶有心 74. 被打 75. 大虎发飙 76. 用心不良 77. 母亲来了	
第十二章	285
78. 陷害 79. 母亲没有瞑目 80. 有情无分 81. 执著 82. 圈套 83. “我该怎么办” 84. 大虎病了 85. 杀人灭口	
第十三章	307
86. 半夜求助 87. 老张头艳遇 88. “我做证” 89. 收破烂有天赋 90. 元旦 91. 金兰病好了 92. 徐财变卦 93. 跪路截车	
第十四章	331
94. 过年了 95. “求你娶她” 96. 比武 97. “我再想想” 98. 张大虎跟车 99. 采访 100. 夜长梦多 101. 劝说陈龙 102. 跟张爷爷收破烂 103. 最大的生日蛋糕 104. 我也上北京	
第十五章	357
105. 香饽饽不香 106. 张大虎见义勇为 107. 生命的代价 108. 慷慨陈辞遇知音 109. “我要见局长” 110. 宽衣解带 111. 许定终身	
第十六章	385
112. 市委书记来了 113. 叫爸 114. 李哥的房子被推了 115. 古董丢了 116. 为金兰抓阄 117. 含笑而逝 118. 刘芬回来了 119. “非你不嫁” 120. 告别兴隆	
尾 声	409

第一章

1. 女儿生日这天

春末夏初，东北松江市。

一辆“倒骑驴”^①行驶在城区路上……车上装着一袋沙子，拉着一个年轻的雇主。

蹬车的人身体前倾，一起一伏地用着力。他抬脸望着路，喘息着，面颊上挂着晶莹的汗珠，眉宇间透着几分书生气。

他叫王正民，四十岁左右，穿着简洁，总是谦和地笑着，眼睛里闪着热情的光芒，样子文文弱弱，骨子里却透着急躁的坚强。

“王破烂”是他的绰号——这是后来的事。这个称呼不算好，一听这名字就会想到有关的职业。其实开始他也不想去做破烂，这个行业历来被人瞧不起，但干上了他也从没后悔过，还有些自豪……

收破烂之前，他在蹬倒骑驴。王正民干这一行也不是心甘情愿的。

下岗后他曾在家里写得天昏地暗，想利用下岗的机会来实践自己的文学梦想。可时间一长媳妇刘芬受不了了，这样下去要揭不开锅了！于是埋怨牢骚，忍无可忍……最后王正民被挤出家门，只好白天蹬车挣钱，晚上坚持爬格子。

蹬车他不是最棒的，一是身单力薄，二是不会揽活搭讪，人虽然出来了，心思却还在文学上。所以，即使天天出工，收入却非常平常稀松。

硬件不差，车是新置的。

这不，坐在车上的这个年轻雇主几天前就盯上了这辆八成新的车……现在他一边贼眉鼠眼地打量着车，一边掩饰地跟王正民搭着话。

“下岗了不上火啊？”

王正民蹬着车，乐观声朗：“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干啥都能吃碗饭！”

“嘿，你还挺高兴。”

“高兴！我女儿是艺校的，刚参加了全国少儿京剧大赛，都上电视了……”

“是吗。”

^① “倒骑驴”是东北的一种普通人力三轮车，因车厢在前人在后，故称倒骑驴。

倒骑驴到了雇主指定的楼门口，王正民下车后准备锁车。年轻雇主仗义地说：“不用锁，我给你看着！你把沙子给我扛到五楼，放到门口平台旁边就行。下来我给你钱……”说着摸索着掏兜找钱。

王正民听了有些不情愿，边扛沙袋边念叨：“……五块钱！拉这么远，再给你扛到五楼……”

雇主搭手帮忙，慷慨地表示：“好说，我再给你加一块！”

王正民扛着沙子上楼，自下而上走在楼道上，脸上流汗，艰难吃力的样子有些狼狈。这类活行内叫“扛楼”，顶着压力上高，步步艰难，气喘腿软，是外人感受不到的。到了五楼，王正民把沙袋放到门口的平台旁边，大喘了一口气，回身用衣服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下楼。

出了楼门口，那个年轻的雇主不见了，他的车也没有了，王正民呆傻在那里……四处张望后，他慌忙跑进楼去。

他一口气又跑上了五楼，连续敲了三家的门。这三家都有人开了门，一胖妇人问：“找谁啊？”

王正民着急地说：“谁家姓孙？他家厨房要贴瓷砖……”

“我们这几家没有姓孙的。”

王正民悲切焦急地指着沙子说：“……让我把这袋沙子扛上来，可等我下去人和车都不见了……”

胖妇人理解地说：“那是你让人家骗了！”

王正民沮丧，难以接受，又急奔下楼。他出了楼门紧急地四处张望，在楼前楼后的街道上奔走着找车……

最后他绝望了，无奈地坐在了路边……他想起，今天是女儿文华的生日，出门时刘芬还嘱咐他买个生日蛋糕回去——是最小的那一种，两块钱。

王正民家的厨房里婆媳正在准备晚饭。

这是乔迁新居不久的楼房，墙是原始的白，地上的边边角角也看不到陈积的污渍，一切都是新的气象。虽然家用摆设还是老的，传承着经年累月的过去，但却掩饰不住新生活的开始。

老人择着韭菜，沧桑的脸上洋溢着喜悦。“还是住楼好啊！比原来那破平房强多了，冬暖夏凉，再也不用遭罪了……”

刘芬切着肉，笑说：“从搬过来你就天天念叨……你儿子就是为了让让你享福才决定买这个房子的。”

老人感慨：“我也知道你们不富裕，正民蹬倒骑驴也挣不了几个钱……”

“你儿子孝心哪！说那平房太破了，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又生炉子又淘灰的；我们好将就，说你气管不好，还有老寒腿……”

老人乐着。她七十多岁，头发斑白，操劳了一辈子，现在住上楼了，尽管知道也不容易，但还是从心里感到满足。

今天的晚饭显然不同平常，有肉，还炒鸡蛋……如果不来客人和特殊情况，刘芬是不会这样奢侈的。

工厂破产了，像一条船一样沉了，船上的人都落水了，在纷纷寻求逃生……生活紧张的气氛，无形地笼罩在这个下岗工人的家庭，吃什么穿什么是不能随心所欲的，钱要算计着花……平常饭就是一个菜，油也放得不多，再不就是一饭一汤，顿顿不缺的是咸菜。只有孩子每天早饭有个煮鸡蛋。改善生活是家里有事和来客人的时候。

今天是女儿文华的生日。

刘芬在灶前忙着……她长相不算漂亮，也不算难看，但挺爱美的。可现实生活让她无奈，她也只能冬天自己钩个新样式的帽子，夏天自己把刘海弄出卷卷，以聊慰和显示自己爱美的追求；实在想买一件需要的便宜衣服，也会把价砍到对方翻脸才买。女人天性就仔细，刘芬现在变得近乎苛刻了。

娘家就她一个女孩，本来娇生惯养长大的，性格就不好，现在脾气更大了，动辄就急，样子咄咄逼人。前一阵总算把赖在家里写东西的丈夫轰出去了，可蹬倒骑驴也不挣钱，生活入不敷出，她心里还是没好气。

这让王正民觉得有点惹不起她，心里压抑着，气急了说她一句“更年期”还躲躲闪闪，不敢理直气壮。过后想想也有点早，她还不到四十岁，就算提前了，还不是生活闹的吗！算了，忍气吞声，圆了扁了不说了……男人一脚踢不出个屁来也是一种境界。过去的武大郎，勤劳善良，对娘子百依百顺，你能说他不是好男人吗？

老人干完了她能干的活，安然自得地坐在桌旁看刘芬做饭。儿媳过日子是把好手，她是满意的。谁没有脾气啊，讲理就行！可现在都下岗了，日子不好过，两口子哪有舌头不碰腮的？家庭的事有时也说不清楚，都有理，她也理解，能说就说儿子几句，有时也很尴尬，就不多说什么，沉默是金。

老人想起了孙女，问刘芬：“文华知道她今天过生日吗？”

刘芬说：“不知道！没告诉她……不让她分心！”

老人得意地念叨着：“这孩子用功啊……艺校的尖子，将来错不了！”正说着，走廊上传来文华欢快的哼着戏曲进门声，老人高兴地叨咕着起身迎接：“我孙女回来了。”

厨房门连着走廊，成丁字形。走廊的外面是屋门，里面分别是两个房间。

“放学了，华？”奶奶还没等孙女露头就招呼开了。

文华兴高采烈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她十五六岁，鹅蛋脸，五官标致，眼睛亮亮的，闪烁着朝气蓬勃的光芒。她今天异常高兴，回答说：“放学了！”当她看到饭桌上摆着三个好菜，妈妈还在灶前忙着，一脸惊讶地问：“妈！今天做这么多菜！你们知道了？”

刘芬回头说：“我们始终也没忘啊！”

文华奇怪：“什么呀？”

刘芬把马勺里的菜倒进盘里：“你今天过生日啊！”

文华惊喜雀跃：“哇！我都忘了……”进到厨房亲昵妈妈。

刘芬端盘放到桌上，催促文华：“快去把书包放下，准备吃饭。”

文华回身去走廊上卸下双肩包，高呼：“今天是双喜临门啊！”

刘芬不知道女儿今天为什么这么兴奋，跟着问：“啥好事啊，把你乐成这样？”

这时，一声门响，王正民提着一盒很小的儿童蛋糕，习惯地笑着走进来。他讨好地举起蛋糕不无寒酸和几分天真地问女儿：“好看吗？”又征求地问妻子，“行吗？”

文华不满意：“我都多大了还给我买小孩蛋糕？”

刘芬接话：“买大的你也吃不了。”

“大伙吃呗……”文华的眼睛在桌上搜寻了一番，“好几个菜，怎么也不给我爸买瓶啤酒呢？”

刘芬辩解：“也不是他过生日，喝什么啤酒！”

文华走向门口。刘芬喊：“干啥去？”

“给我爸买瓶啤酒。”随后是关门声。

王正民一怔，没来得及说什么……

刘芬生丈夫的气，张罗着碗筷说：“又不是你过生日，喝什么啤酒！”

王正民分辩：“我也没要喝啊！”他心里确实觉得自己现在不配喝啤酒。

刘芬质疑：“那就别让她去……你怎么不吱声啊？”

王正民苦恼而又似乎理亏地坐到桌旁叨咕：“这孩子腿太快！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

老人调和说：“买就买了吧……孩子的心意。”

刘芬在灶前边拾掇边数落：“厂子破产了，人家下岗都琢磨干点啥，他就知道写、写、写……”

老人无语。

王正民争辩：“我不也去蹬倒骑驴了吗？”

“你挣了多少钱啊？”

王正民悲观：“蹬车拉活的人太多了……”

刘芬唠叨：“……不说快断顿了也差不多了，文华上艺术学校费用又大，我看你怎么办！”

王正民顺气地表示：“买回来我也不喝，明天再给小卖部退回去。”

正说着文华快乐地拿着一瓶啤酒走进来，得意地放到爸爸面前的桌上。

王正民掩饰地张罗说：“吃饭，吃饭。”说着拿起啤酒放到桌下墙边，对女儿说，“华！你爸昨天晚上写得……到现在还有点头晕，不想喝酒！”

文华坐下，琢磨着瞟了妈妈一眼，了然于心地说：“得了吧……人家李白斗酒诗百篇呢！”说着俯身拿过啤酒，顺势在木凳边上“嘣”的一声磕开了瓶盖。

王正民一惊：“你怎么把它启开了！”

刘芬不满地用眼睛抹搭了一下丈夫，很生气地埋头吃饭。

王正民看着放在他面前的啤酒，为难地叨咕：“打开了……”又向妻子，“打开了？”

刘芬眼皮不抬，没好气地说：“打开了就喝呗！还能往下水道里倒……”

文华不耐烦：“哎呀！今天我过生日，怎么老破坏情绪啊！奶！你看他们呀……”

老人不好说什么，只是笑笑。

王正民释然，苦笑着手伸向酒瓶……好长时间没有喝啤酒了，尤其今天丢车心里火烧火燎地懊丧，他此时很想喝这瓶啤酒，几乎到了迫切的程度，这可以让干渴的心田得到痛快淋漓的滋润。

文华站起来，志高气扬地：“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消息没说呢！”

一家人怔住，都望着文华。

刘芬：“我说你今天这么高兴呢！啥好事啊？”

文华卖关子：“你们猜猜……”

王正民喝了一大口啤酒：“肯定是老师又表扬你扮相好、嗓子好、学习努力。”

文华：“这不算。”

刘芬：“是捡着钱了？”

文华撇了一下嘴后大声宣布：“我被戏曲学院破格录取啦！”

大家都“啊”地惊呆了……

文华坐下，喋喋不休地兴奋说：“今天电话打到我们学校通知的。说是国家为了振兴京剧，在搞一个培养新人的春蕾计划，我参赛的表现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所以被破格录取了。”

一家人激动无比……

刘芬惊讶：“上大学了……真的？”

王正民感慨：“太好了！我对你的愿望提前实现了……”

老人叨唠：“跟做梦似的！”

文华表示：“爸！等我以后出息了，天天让你喝啤酒！”

刘芬撇了一下嘴。

王正民往杯里倒着啤酒：“你能有出息，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啊！”

文华不以为然：“这还用担心吗，起码工作没问题。”

王正民：“有了工作就算出息啦？”

文华：“那倒不是……”模仿大人口气说，“我们还要努力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把大家都逗笑了。

王正民喝完一口酒，伸筷夹着菜说：“要树立远大理想，要扎扎实实奋斗。”

文华说：“等等！”随后急速去走廊的书包里拿来一个小本，在桌上打开，边用笔记边念叨着：“树立远大理想，扎扎实实奋斗。”

刘芬拿过女儿的小本，看了一眼封皮，念：“老爸语录，”又任意翻着，“后一前八……什么意思？”

王正民说：“她以前走路有点内八字，这样提示她矫正。脚后跟形成一字，前尖成八字：后一前八。”

刘芬感兴趣地继续翻看着，念：“抬起头来走，放开嗓子唱。”

文华从妈妈手里收回小本。

王正民望着女儿得意地笑着说：“扣肩基本上好了，嗓子现在也放开了。那时候唱歌在嗓子眼里头，我们在家练了一个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考艺校的时候嗓子谁也

没我们高！”文华笑着给爸爸倒酒。

王正民陶醉地笑着：“我都学会唱了……”说着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我们……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刘芬哭笑不得地制止说：“得了，得了……”难得刘芬今天心情好，没有斥责王正民。

文华不住地笑着说：“那时候楼上小丽听到咱家有男声唱歌，还问我，你请了个男老师啊？我说不是，是我爸……”

两个人大笑起来。

王正民酒劲上涨，情绪饱满，往杯中倒着酒对女儿说：“今天高兴，把它包了……我的酒量是半瓶，今天冒高了。以前也喝过一瓶，那次是我自学考试大专文凭下来，还是在东区租的小房里，喝晕了，还写了一首诗。”说着吟诵，“四年寒窗苦，文凭到小屋，喜饮一瓶酒，不曲跪世俗。”

文华笑着，很欣赏地看着爸爸。

刘芬边吃边撇嘴，突然问文华：“这上大学得需要多少钱？”

文华说：“学费一年一万，生活费和其他费用加起来也得五六千到一万。”

王正民喝了一口酒：“没问题！”

刘芬变脸，放下碗筷：“说梦话呢？这艺校你都要供不起了……我看你这大学怎么办！”

王正民义气豪壮：“我砸锅卖铁也供！”

刘芬较劲：“你砸锅卖铁能卖多少钱？砸锅卖铁能解决问题啊？”说完悻悻离去。

王正民生气地向妻子的背影辩解：“我就是这么个比喻……”

刘芬出了厨房，强势不减：“比喻能比喻出钱来啊？你还说写东西能挣钱呢，我也没看着你的钱影，我从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瞎写，你不还这样吗？”

王正民借着酒劲高喊发誓：“放心吧！我就是乞讨也供我女儿上大学！”

文华心情沉重。

刘芬去了文华的房间。

文华和奶奶住一个屋，房间里分别有两张单人床。文华的床边是书桌。墙上挂着学戏用的刀、甩子等用具，一张京剧脸谱很显眼，旁边还有几张“三好学生”奖状。

老人也回到了屋里坐在沙发上，她投入地看着孙女参赛的录像带。电视上文华扮相俊美地在演唱。老人欣喜地对坐在文华床上的刘芬说：“文华的扮相多好！这录像带我看不够……”说完感觉不对，又转头看了儿媳一眼，关掉了电视。

刘芬沉默不语，压力很大的样子。女儿被破格录取上戏曲学院是好事，可钱的问题是雪上加霜、泰山压顶，让她愁眉不展……这么多钱，不是个小数啊！

老人理解，沉默了一会儿想想也没有什么办法，念叨：“上个大学要这么多钱！”

刘芬犯愁又有气地唠叨：“这么多钱上哪弄去！……算了，别蹬倒骑驴了！我以前跟他说过收瓶子挺挣钱……他也没反应……”

老人急中生智：“不行把房子卖了吧？”

刘芬犹豫：“还没到那个份上，想想办法再说吧……”

酒是个好东西，刘芬觉得天要塌了，王正民却在厨房里和女儿聊得海阔天空。桌上的啤酒瓶空了……王正民跟女儿说着醉意朦胧的话。

“一个伟大的作家就要诞生了！”

文华笑问：“什么时候？”

王正民笑：“难产！”

女儿被逗得哈哈大笑。

王正民感慨：“我写的工厂故事虽然真实，但真正成功不容易……你爸壮志未酬，痴心不改啊！”

文华关心地说：“爸你天天晚上写到半夜，别累病了！白天还得蹬车……”

王正民小声说：“蹬不了啦，车丢了！”

文华问：“怎么丢了？”

“让人家骗走了……”

“啊……”

“我今天晚上争取抄完，过后看看再琢磨干点别的……”

文华郑重地说：“别听我妈念叨……爸！你千万别去收瓶子，我受不了……”又调侃说，“我爸怎么能去收瓶子呢！”

王正民诙谐地说：“就是……也给我艺术家的女儿脸上抹黑呀！”

父女俩欢笑。

入夜，卧房里很暗。躺在床上的刘芬无法入睡，她在向丈夫磨叨、发着牢骚：“……两万啊！这不要命吗……你还能坐得住？！”

床对边，王正民坐在靠窗的桌前抄写着，低矮的台灯从他黑色的背影边缘闪出灯光。旁边墙上隐约有一挂幅，字迹难辨。

刘芬：“这些年文华上艺校，费用大，家里的钱都花空了。厂子破产给了买断钱，你瘦驴拉硬屎，为了老太太非要卖了平房买楼房……现在家里连个过河钱都没有。你没完没了地写，真要能成功也行，可你现在不但白搭工夫，还花车票、请人家吃饭往里搭钱。”

王正民在台灯下伏案抄写，用情专注，背后的妻子说什么他仿佛没有听到。这样习惯了，心里想自己的事，让她痛快地说去吧，顶多下意识“嗯”一声，以示洗耳恭听。男人要干点独立的事情，不能按女人的思路循规蹈矩，不冲出埋怨的枪林弹雨，就只好在枪林弹雨面前倒下和投降。

刘芬喋喋不休：“我跟你说过几回了，我徒弟张燕她爱人小杜，以前没有正式工作，就收瓶子往酒厂卖，现在干大了，发了，挣老钱了。他说让你也干这一行，帮你……虽说不太体面，挣钱就行呗！现在清高也没用，有钱才是大爷……”

夜深了，刘芬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屋里没有了任何声音，安静极了，似乎能听到

王正民的笔在稿纸上窸窣的游走声。

他喜欢这样的状态，从中享受着创作带给他的快乐。可他无法超脱，也超脱不了；文华的学费怎么办？以后干什么？现实的沉重叩问，无时不尖锐地撞击着他的心……他知道不能再写了，也写不下去了！解决生活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迫在眉睫！只是不忍心让写完的剧本半途而废，一定抓紧时间先把它抄完再说。

……王正民伏案写着，窗外天渐渐亮了，卧室里开始清晰起来。

他写字台左边是个立柜，旁边还有两个箱子；右侧是书架。靠窗的墙上挂着一帧考究的条幅，大字庄重：“聪明正直”；落款一行小字：“正民书泰山一碑文。”

去过泰山，那么多炫耀夺目的名人石刻并没有给王正民留下深刻印象，却是路边一个不起眼的根本算不上碑的低矮石柱让他驻足良久。上面的“聪明正直”四个字与情怀共鸣，让他欣赏不已，回来后把它写了挂在墙上，成了座右铭。

王正民不停书写的背影不动了，笔掷到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仰头长舒了一口气。

床上的刘芬醒了，惺忪地望着丈夫：“你一宿没睡？”

王正民站起来，转过身子，解脱地说：“全抄完了！”说着慵懒地抬起两个胳膊用力伸腰……他身体还没等完全舒展，眼睛一黑失去了知觉……王正民向下倒去，显现出桌子上很厚一摞完成的稿纸。

刘芬惊叫着急起：“咋的啦？咋的啦？”

王正民倒在了地上，刘芬惊慌失措地扑到跟前……

2. “我什么都能干”

王正民躺在简陋的厂医院病房里打着点滴。屋里没有别的患者，其他床空着。他的两个要好的同事李金和陈龙坐在旁边的床上陪着聊天。

刘芬显然已经松了一口气，但仍然心有余悸地说：“那一会儿，把我吓死了！告诉文华：快去给你李大爷打电话！”

李金比王正民大几岁，有些发福，看上去和气宽厚。他说：“我刚点完豆腐脑。陈龙打了一夜麻将，早晨上我那儿喝豆腐脑去，正好我们俩就一块过来了。”

王正民始终笑着，很轻松的样子：“没事！当时晕过去一会儿就过来了……歇歇就好了。”

刘芬：“大夫说疲劳过度，低血糖。”

王正民说：“我在东区租房的时候煤烟中过一次毒，在清醒的状态下没有知觉地倒在了地上，还拉了一裤子……我发现，休克倒下和煤烟中毒倒地的感觉是一样的。当时两眼一黑，你的身体就像一片羽毛、一缕轻烟，飘飘然，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没有任何痛苦，感觉很美妙！”

大家笑。

王正民补充说：“醒过来可就难受了……”

“王哥你的剧本还没写完？”岁数小些、样子精明强干的陈龙问。

“写完了……得把它抄出来，太费时间。打算给省电视剧中心寄去。希望也不大，但我不会死心……”

陈龙笑问：“还写吗？”

刘芬惊愕不恭地：“哼！还写？……”

两个同事理解地笑着。

王正民无奈地说：“暂时不写了！马克思说，人必须有了衣食住，才能从事其他事情。唉……人如果就为了吃饭、就为了活着而奔波，想想真是很悲哀。”

李金说：“我始终不同意你写东西，没用，根本不行。前些年自学，你贴得满屋都是纸条子，文凭也下来了，又能咋样？我说过好几次，让你自学中医，你不信。凭你的钻劲和这些年的工夫，现在学成了！……穿个白大褂，把把脉，弄几个偏方，那——可挣钱了！”

王正民玩笑说：“人家鲁迅都弃医从文了，我怎么能弃文从医呢？啊？哈哈……”笑后王正民无奈地叨唠：“干点啥呢？蹬倒骑驴也挣不了多少钱。”

陈龙悲观地说：“有啥干的？下岗失业的太多了，都大眼瞪小眼呢……听说城西桥头晚上都有劫道的了！就要十块钱，多了不要，你给他二十他再找给你十块……”

王正民：“扯淡。”

陈龙：“真的，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听说劫了一个我们厂的人，没钱。问哪的？说松纺的。打劫的踹一脚说，走吧！”

大家笑。李金说：“真能编。”

王正民：“歪门邪道那都不是正经人干的。挣多挣少不说，我觉得干啥都能吃碗饭。”

李金说：“干啥都是开头难，上路就好了。我刚开豆腐脑小吃店的时候也是上火，现在不也行了吗？雇了服务员，也算当老板了。做大买卖你得有路子，有能耐，有本钱。咱们就得小打小闹，有活就干，给钱就行。”说着向陈龙一笑，“咱不像人家陈龙，准备搞国际贸易，跟人家到俄罗斯哈巴去做买卖……”

王正民问：“干啥啊？”

陈龙笑笑：“跟他们去卖服装。”

“你原来在饭店找的那个活不是挺好吗？”王正民问。

陈龙：“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干是两回事。哎，王哥要不我给你说说，上我干的那个饭店去干吧？”

王正民沉默了一下，眼睛发亮：“行啊！别说这真是个路子，弄好了我将来也像李哥似的开个饭店。”

李金：“开饭店有挣钱的，也有赔钱的。”

他们三个人都是松江纺织印染厂一个班上的，合得来，对脾气，大事小情都互相来往，处得像朋友一样。下岗后，王正民在家待了一阵后蹬了倒骑驴；李金稳重，开了豆腐脑小吃店；陈龙没有固定干什么，年轻气盛，心存高远。

刘芬动了一下点滴管，对李金和陈龙磨叨：“要是家里没啥事，咱蹬个倒骑驴、或打个更啥的也能混得过去，可现在孩子要上大学了，你不干点大事能行吗？我徒弟的爱人

小杜是收瓶子的，挺挣钱！我让他干，还不知道他想不想干呢。”

李金对王正民说：“也是个路子！考察考察，要琢磨行的话就干……没有本钱我帮你。”

王正民不置可否。

王正民不太想收瓶子，但也不是不能干，他还是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第二天他去了陈龙干过的那个饭店。本来陈龙说跟他一起去的，可临时有事去不了，让他自己去，告诉他找老板娘就行。王正民兴致很高，想得也美：服务员好干，不累，就是忙活些；还供吃，省了家里的饭；而且他不可能死心塌地就为了当服务员，心想将来说不定也像李金那样开个小饭店。这样想来，当服务员就成了权宜之计，是为了实习，或属于卧底学艺……等对这一行熟悉了有经验了，很可能东山再起！可他出师不利，第一天就闹了个让他懊丧半生的笑话。

这是一家不算小的普通饭店，生意很火。老板娘是个时尚的中年妇女，王正民去时她正威仪干练地在大堂里指手画脚，被她调遣的服务员们来来往往忙碌着……王正民生涩地走到跟前，老板娘主动热情地笑着问：“您好！几位？”临近饭口，已开始有顾客登门。

王正民有些不好意思：“不吃饭……是陈龙介绍我来的，说你这地方用人……”

老板娘收敛了笑容，打量着王正民：“不年轻了，当服务员有点老。”

王正民赶紧说：“我在厂里是先进生产者，工作保你满意！”

老板娘还是摇头：“不行！你另谋高就吧。”

这时一个女服务员着急地过来对老板娘说：“姐！李娟还没来呢！那边包桌的人马上就该上来了，我忙不过来……”

老板娘望着没走的王正民无奈地说：“干一天看看吧！”又不放心地，“会干吗？”

王正民高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走吗！咱也下过饭店，当服务员照顾好顾客没什么难的，你放心吧！”

老板娘不想再听下去地对那个女服务员说：“告诉告诉他……”又对王正民说，“你跟她走，听她安排。”王正民答应着跟那个服务员匆匆地走了。

王正民被带到一个包间，女服务员告诉他负责这一桌。也无非就是菜来了送菜上桌，顾客有什么需要照顾好，完后收拾打扫等等。王正民心想，这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机灵勤快，没有什么干不了的。

中间能转动的大餐桌上杯盘已经摆好，那个女服务员发现杯子里没有放纸，就到旁边的柜子里找。那时候饭店里刚流行用餐巾纸卷了插在杯子里，有仪式感，很好看，张扬着像一朵花。

“这屋里没纸了，你去找老板娘要！回来每个杯子里放上……有事找我。”女服务员吩咐完就着急去了别的包间。

王正民找到了老板娘，说没有纸了。老板娘正上楼梯，回头烦躁地说：“这个送餐巾纸的今天怎么还没来……你先去对面买一包！要不来不及了……”说完有事着急走了。

王正民跑到对面的小超市买了一包纸回来，打开一看跟餐巾纸不一样，但很高档，也挺好看，像莲花似的，就每个杯子里插了一个。

错了！他买回来的是妇女卫生巾。刚时兴这个，不要说王正民一无所知，当时就是对于普通妇女而言也是个新鲜陌生的东西。王正民以为卫生筷卫生巾都是饭店用品呢。

这下惹事了，顾客炸了。

事后老板娘对王正民怒吼：“……你没见过你媳妇用卫生巾啊？”

王正民申辩：“我从没见过那玩意儿啊！我媳妇来事……用的都是工厂里发的那种叠成沓的卫生纸……你也没告诉我卫生巾和餐巾纸的区别啊……”

老板娘气得把他开了。

那一桌，顾客白吃没给钱；王正民也白干了半天，还搭了一包卫生巾钱。

他出了饭店，觉得好笑，可又笑不起来。这事也怨自己，但还是有些委屈……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他去了立交桥下的人力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下岗失业人员自发聚集的地方。他想试图在这里寻到希望……

等活的人很多，散漫在路边，委靡不振地拿着各种不同的工具，也有空着手的。显得沉闷的场面，像是快要凝固了；偶然而来个雇主，人们便都打起了精神，蜂拥而上，像平静的水面投进一颗石子，立刻水波激荡起来……都争先恐后地怕失去来之不易的机会，像是哄抢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狼多肉少，每个人的眼神都是异样的，充满希望，也有弱肉强食的无奈和凶残。

王正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跟着随波逐流……最后他失望地坐在马路边上，困顿无着。

刘芬最终知道倒骑驴丢了。晚上在卧室里，她问到车，王正民不得不实情相告。刘芬的气愤像火山爆发、洪水决堤。她声嘶力竭地吵嚷：“……怕丢怕丢，整了链子买了锁……你多没用！连个倒骑驴你都看不住！……那是花二百多块钱买的！”丢了车，就像割了她身上的一块肉。

王正民坐在桌前心不在焉地翻看着抄写完的剧本，心情沉重。倒骑驴毕竟已经丢了两三天了，他已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最让他心里愁苦的是今天找活的经历，他似乎感到生活已把他逼到了绝路上。

妻子的喊叫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

王正民无奈地叨咕着：“谁知道他能骗我啊……”

“你咋不丢了呢！”气急的刘芬随手发泄地把旁边的一样东西扔到地上。

王正民沮丧着沉默不语。

“收瓶子能挣大钱，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你当耳旁风！现在两万块钱像山一样压着我，你还像没事似的……你到底想不想干？！”刘芬越说越来气，“你还有心思看你那破玩意儿！”说着怒不可遏地冲过去撕王正民的剧本。

王正民猝不及防，刘芬抓到了一本稿纸撕扯，其他纸本也散落在地上。王正民“啊”地哀叫着，抢下了被撕毁的一本稿纸……

王正民悲愤至极地喊道：“为了我姑娘，我什么都能干！”压抑迸发出的吼叫像火山爆发。与其说这是表白，更像是勇于担当的宣誓！

门开了，文华伤感地走进来：“妈！你别让我爸收瓶子、收破烂了，我接受不了！你要让我爸收瓶子，我大学就不念了！”

王正民和刘芬愣住……

“文华！你爸什么都能干……”王正民向女儿表示。

刘芬忿忿不平地说：“他是啥啊……不就是个普通人吗！往好听说，算个‘文青’，现在还得加个‘老’字。没班上了，不管干啥得挣钱啊……”

“我爸不是普通人，他在我心中是崇高的。他为我上大学去收破烂我心里受不了，我也不可能安心地坐在大学里！”文华说着流下眼泪，“再说，离上大学还有一段时间呢……实在没有办法，我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王正民心痛地摇头：“助学贷款只能解决学费问题，生活费怎么办？况且贷款以后还是要还的。再说，你负债上学，心里会有压力，你爸心里难受……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为你挣够大学费用，绝不能让你靠贷款上学！”

父亲的话掷地有声。文华哭着：“但爸你绝不能去收瓶子……你收破烂我心里更难受！”

王正民敷衍地点头答应：“行……”

女儿伸出手指：“拉钩！”

王正民无奈。父女拉钩，带泪笑着。

夜里，王正民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精心地粘着撕坏的稿纸……他心疼得哭了，像是在舔自己的伤口。

刘芬躺在床上也没有睡意，念叨着：“反正家里面临就这个情况，不管你干啥能挣来钱就行，收不收瓶子我不管了……”

王正民一页一页粘着稿纸，沉重的心情不再犹豫和迷茫，代之以清醒和悲壮。他的话在他心里回响着：我什么都能干！

3. 小杜是引路人

酒厂的大门算得上壮观，“松江酒厂”几个金色大字赫然在上。这是本市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酒厂，生产出的“松江白酒”市场畅销，口碑不错。

王正民今天去拜访小杜。因为收瓶子跟酒厂有关，所以他骑着自行车好奇地先拐到酒厂来看看。他进入酒厂大门时被门卫阻拦，让他把自行车推进旁边的自行车棚里。

王正民在厂区里溜达。

他第一次到酒厂，这里的一切让他感觉新鲜。路两边的空地上全是装满瓶子的麻袋，摞得一人多高，码放整齐，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曲香，也许就是酒糟味，置身其中，似乎有微醺的感觉。车间上空飘升着浓郁的白气，样子舒缓而生